

“孩子在伦敦读书比较好。”

“那么,就伦敦吧。”

“你不介意阴雨?”

何幼亚答:“我不想追求其他任何事,我只希望与你共度余生。一说得真好。

倚云亦希望如此。

“去到何处都是一样,让我们把孩子带大,反正半退休了,不愁没有时间。”

“那么,保姆也一起。”

“我去订船票,一家人乘船才好玩呢。”

倚云笑出来。

带着孩子一起私奔。

丈夫势必报警寻人。

她知道这个人的脾气,他拿子来要胁她,倘若把孩子与房子留下,他可以过生活,则她永不回头地无人追究。

带着孩子走并非明智之举。

要立刻快刀斩乱麻。

倚云与何幼亚约好时间。

“下星期日凌晨一时,我们乘夜班飞机走。”

“午夜飞行。”何幼亚笑。

“我们到纽约去。”

“这次,真的考虑清楚了?”

倚云紧紧拥抱他,“我已丧失思考能力。”

他握着她的肩膀摇两摇,“你一定要想清楚。”

“是。”

“这是一个死约,若凌晨一时见不到你,我们以后再也不见





面。”

倚云怔怔看着他，应该如此，再拖下去，两人都会燃烧殆尽，对他来说，也太不公平。

她镇定地点点头。

星期日晚，小孩特别乖，倚云平静一如往日。

妹妹九时半睡着，她跟着上床。

十二时左右，悄悄起来，收拾细软，家理有几件珠宝，都是她自己买来撑场面用，当然带走，另外，是两件皮裘。

她将它们套入布袋，拎在手里，轻轻走到客厅，刚欲打开大门，忽然听得身后有小小声音说：“妈妈，你到哪里去？”

倚云怔住，慢慢转过身子，看见微弱灯光下小小孩子赤足站着，抬起头问话。

妹妹口齿极少如此伶俐，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幼儿。

倚云手足无措。

这时，妹妹忽然走过来，小手臂紧紧抱住她，“妈妈，不要离开我。”

倚云泪流满面，蹲下抱住女儿。

妹妹继续说下去：“我做梦，看见一只极大极坏的老鼠，它只有一只眼睛，可怕得很，我又找不到你。”

她哀哀哭泣。

倚云抱起她，走到沙发坐下。

“不怕不怕，妈妈在这里。”

“妈妈不要离开我。”

“怎么会，妈妈永远不会走。”

孩子的饮泣渐渐平复。

倚云呆呆把孩子抱在怀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渐渐亮了。

保姆惶忪起来,“妹妹怎么走了出来?”

倚云叹口气,“今日还要上学呢。”

掀开窗,看到何幼亚的车停在对面马路。

倚云喜悦地跑出去。

“我以为我们已经完了。”

何幼亚显然也整夜不寐,苦笑道:“私奔也许不是好主意。”

“你愿意等我吗?”

“你的计划如何?”

“我想正式申请离婚。”

何幼亚无奈地说:“女士有权改变主意。”

英俊的他此刻带点憔悴,他下车拥抱倚云,“我愿意等待。”

倚云含泪说:“我多幸运。”

她转头回家去送孩子上学。

那幼儿已经走出来,看到妈妈,十分高兴,像是已经忘却昨夜噩梦,走得太急,一跤在雪地上。

倚云过去抱起她。





麦力这天的笑容非常永恒,他忙说:“SORRY, SORRY, 我真是辞职了。”

麦力撸起衣服,将钥匙串从皮带上取下来,放弃某种权利一样把钥匙认真地放在办公桌上。

这一刻王建国真是受不了,他一直以为麦力在追随他,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像麦力这样的大学生们的人生楷模——至少在国家机关这个范畴里。接着王建国看见容嫣离开她的办公桌向麦力轻盈地飘过去,手里举着一枝康乃馨,办公室用公款买了一束鲜花,是准备去医院看望老处长的,容嫣居然忘形地从里面抽了一枝。

后来全办公室的人一块儿聚在一个灯红酒绿的餐厅吃饭。麦力包了一间有卡拉 OK 的雅室,雅室最低消费一千二百元。王建国有点不想去,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连贾处长一听麦力辞了职都说好吧好吧,大家让麦力请一请吧。王建国还能说什么?大家也说:一起工作了两年,还是有感情的,一快儿吃顿饭吧。只有王建国觉得他的感情没这么简单。

尽管王建国心里不是滋味,到底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分别的时刻终究是分别的时刻,大家需要的是人情味。况且王建国已经是一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了,所以他还是喝了不少白酒和啤酒,酒喝到一定的程度,便也顺口说了不少热情勉励的话,结果麦力大受感动。

麦力受了感动之后缠着王建国要与他到外面说话,王建国在机关一向是稳重的,就说算了,有话就在这里讲吧。麦力捂着他的突牙笑了一阵才开口,他说得很认真但王建国没有听到一句完整话,大家在唱卡拉 OK,唱正在流行的“又是

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容嫣蔑视这种歌,大声让服务小姐换上孟庭苇的《真的爱你》。

王建国只好与麦力端着酒杯来到雅室外面。他们靠着花哨的护墙板,面对一大束粉金粉金的假花。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王建国若无其事地呷酒,心里头做着种种猜测:麦力要说什么?要说什么?要说什么?

麦力终于说话了。他说:“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王建国说:“什么问题?”

麦力说:“你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为什么叫建国?你又不是建国那一年出生的,建国那年是一九四九年。”

王建国有点恼火。他说:“你到底要说什么?”

麦力说:“新中国建国那年是一九四九年,而你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为什么叫建国?”

王建国说:“那是我父母的事,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

麦力说:“不错,我也知道那一定是你父母给起的。但是问题在于你长大之后怎么没感到疑惑?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你,你怎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改个名字?”

王建国说:“麦力你明天就不在我们办公室了,你特意拉我到安静的地方,与我单独交谈,就是要谈这个问题吗?”

麦力说:“是的。”

王建国说:“你喝多了。”

王建国说完就走,麦力拽住了他的袖子,说:“我没有喝多。这个疑问在我心里窝了两年了。我想恐怕是当年你父母在给你起名字的时候喝多了。”

王建国用劲甩开了麦力的手,有点拂袖而去的意思。可麦力还是在王建国的耳后郑重地说了一句:“你的名字太容





易使人误解你了。”

只有这句话还像一句话，王建国脑子里像被钟摆“当”地敲了一下，之后还嗡嗡有回声。但是王建国还是一径回到了雅室。容嫣已经在唱孟庭苇的另一首歌。不知为什么，一些歌词被王建国牢牢记住了。

在王建国后来的生活中，那些不连贯的歌词老是冷不丁跳出来。有时候是在深夜，当他妻子熟睡之后，这还算正常；有时候却是在省委会议厅，听省委书记讲话的时候，还有的时候是在大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刷刷地开过来，他却愣了。他脑海里出现的是容嫣的嘴唇和那些歌词——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

我们已走得太远，已没有话题……高高的，高高的蔚蓝的天，是不是到了分手的秋天——就是这样一些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矫情的歌词。现在这样一些矫情的歌词交织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们就像鱼肉里头的细刺——这全都是因为麦力，他从机关隐去了，却让许多东西在别人的生活中明显起来。

3

麦力辞职的手续头一天办完，第二天就到国际小母牛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去上班了。

又过了两天，麦力回到省委机关送请帖。又过了两天，由麦力主持的招待酒会在本市一家五星级饭店隆重举行，许多领导到会致贺，觥筹交错中，麦力身穿深色西服，用中英两种语言宣布：国际小母牛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正式成立。麦力

的上司是一个大块头澳大利亚人。与麦力熟悉得如兄弟一般。显而易见,麦力的辞职是蓄谋已久的。十天之内他干净利落地辞职然后再就职,做得非常漂亮。况且在这之前,他声色不动滴水不漏,的确非常漂亮。办公室的人坐在一桌,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议论。

麦力请了办公室所有的人,王建国向小车处要了两辆小车,他不愿意他们办公室的人被一辆面包车忽隆隆拉到五星级饭店那金碧辉煌的大门前。在机关上车的时候谁都没在意,到了饭店门口,大家才会过意来,都说王处长办事漂亮。

王建国在酒宴上听大家纷纷议论麦力,说麦力做事非常漂亮,他直想冷笑。当然他没有冷笑。事实上他也不是单为大家盛赞麦力而冷笑,他还不至于如此狭隘,他承认麦力的漂亮。可他这一阵子就是不想热笑,直想冷笑。他仅仅是只想冷笑而已。

容嫣从来不喝白酒,麦力端着茅台过来敬酒,大家七嘴八舌说王处长替小容代一代工处长替小容代一代。容嫣说我不需要谁代,为了表示我对麦力的由衷敬佩,我干了这杯酒。容嫣与麦力对视片刻,轻轻一笑之后将酒一饮而尽。在酒宴的整个过程里,容嫣两颊配红,一再对王建国说真有力!真有力!

王建国搭过一次腔:“什么真有力,茅台酒?”

容嫣说:“对,茅台。还有麦力。”

停了停,容嫣又说:“麦力两年不鸣,一鸣惊人。我一直都以为麦力很普通。这就是生活给我的教训。做人要做怎样的人呢?麦力使我用新的思路思考人生。”

王建国除了点头还是点头。他感到无话可说。



麦力走后不久国庆节就要到了。报纸公布了全国统一的休假规定。大家一算,如果加上大礼拜的常规休息,假日一共有四天。办公室里一片闹哄哄的议论声。一般容嫣是要起劲闹的,她是办公室的黏合剂。她总是吵吵要机关组织郊游,她带上一帮朋友,钓鱼,打球,唱歌,在小河边烧烤凤翅。因为机关有车有关系还有王建国。主要是王建国组织能力很强,有他在,容嫣就会毫无后顾之忧,同事们就会玩得非常开心。总之王建国一直是这么认识他们同事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这么解释王建国觉得比较合理。办公室的人也一直相处得比较好。

现在容嫣却远离大家,一脸孤寂的神情,低头揉她的手指,反复地揉,没有尽头的样子。这样,其他人就一盘散沙了。

王建国始终没有说什么,一直暗暗地期待到下班。下班的路上,容嫣与办公室另一个相貌普通的姑娘一块儿走在他的身后,离他很近,那姑娘说:“你四天节假干嘛?”

容嫣说:“不干嘛。”

姑娘说:“我们都等着你热闹,你为什么没吭声?”

容嫣说:“不为什么。”

姑娘说:“那你休息四天干什么?”

容嫣说:“不干什么。”

再往下两人的声音就细得窸窸窣窣了。王建国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有时候办公室的人真是枯燥又无趣得很。王





两人遂回过头正式讨论关于国庆节休假的问题。罗霞让王建国首先说他的打算,王建国说自己没什么打算。四天的休息时间没什么打算?不可思议!王建国说也许可以安排一下走走父母家?得了!罗霞不同意。罗霞认为他们平时经常去看望父母,而休假就应该照休假那样过,和朋友在一起,音乐美酒,高谈阔论,开开心心地过。这才叫生活。

回到父母家,买菜做饭,煨一大砂锅传统的排骨藕汤,一个个喝得肚儿圆圆,然后昏昏然睡到天黑——王建国笑起来,打断了罗霞的话,说那么让我们现在来听听会生活的女士的设想吧。

罗霞其实早就安排好了。这次她所在的单位组织活动。他们包了一个度假村的别墅式宾馆,住四天,鼓励带家属。有麻将、台球、保龄球、歌舞厅、健身房、桑那浴等等。

王建国说:“你要我跟你们单位去?”

罗霞说:“你不愿意?”

王建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无路可逃。他说:“我敢不愿意?”

这是男人讨巧的话,可是偏偏傻女人都听不懂,以为这种话能够体现出女人的威力或者魅力。罗霞果然很高兴,眼睛媚媚地飞了王建国一下,说:“德性。”

罗霞一高兴,就与王建国开玩笑。说:“据说度假村附近开了一溜发廊,云集全国各地的靓妹,质量上乘,服务周到,体贴入微。你如果想去,本人一定视而不见。”

王建国说:“谢谢。”他又抚摸了一把妻子的头发。

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六周年的四天休假的度过方式,在王建国罗霞的小家庭里的讨论暂时告一段

落。讨论完毕的时候时间已是深夜零点差十分。王建国还想在睡前再看看杂志,他的妻子却偎进了他怀里,用她光滑的双腿盘住了他。王建国丢开了杂志,他抵挡不了温暖如玉的女人无言的诱惑。

尽管王建国没有抵挡住诱惑,但是事毕之后他立刻就清醒了。他在卫生间使用过毛巾后还久久呆在那儿,拎一条脏毛巾,望着镜于里面的裸体王建国,他的心里不是个滋味。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总不是滋味,就像发了高烧之后的舌头。

5

一支 笔 小 说 精 粹

一个人有时候能预感到某种东西正在降临。尽管你放眼望出去,楼房还是楼房,窗户还是窗户,楼房和窗户上还是蒙着灰尘;还是办公室连着办公室,办公桌连着办公桌,本市日报在上午十点准时到达,十点钟大家哗哗翻报纸和呼呼喝茶——一切依旧——你却却有预感。王建国的的心突然“怦怦”跳起来,跳得像有人敲门。这时,电话铃响了。预感落在电话上。王建国拿起话筒,说:“喂,你好。”

电话里头传来一个男人好听的笑声。

“王建国王处长吗?”

王建国说:“我王建国,你哪一位?”

“你猜我是谁?”

王建国最讨厌人在电话里要他猜是谁。他说:“对不起。”

“别!别挂电话!”有着好听笑声的男人说,“我是连展鹏。”



它是什么,来吧!

定下心来之后,王建国拨通了夏天的电话。夏天是王建国的好朋友,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改革开放后,办了一份叫《热点》的杂志。王建国是《热点》的热心读者。《热点》使王建国对连锁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建国说:“夏天,你认识连展鹏吗?”

夏天说:“连展鹏是谁?”

王建国说:“那个挺有名的做房地产的老板。”

夏天说:“分不清了。我见到的老板太多了。别管他是谁,问题是你问他干什么?”

王建国说:“他知道我在研究连锁形式。”

“哈!‘夏天说,’这有什么奇怪?等你的文章一发表,全国将有数不清的人知道你,将会有许多漂亮的女孩子给你写信。”

王建国笑起来。王建国说:“我的文章真的要发表了?”

夏天说:“什么?我没有通知你?糟糕糟糕糟糕!这就是说,你有可能还没有修改誉正?”

王建国说:“当然,一堆草稿。”

夏天说:“赶快修改誉正赶快修改誉正,这期稿十·一之后就要下厂。对了,我首先应该祝贺你。另外,你拿了第一次稿费得请我喝酒。再见,我忙死了!”

王建国叫道:“慢着夏天!我的文章不要署我的名字。”

夏天哀叹道:“天哪,你害我。你抄袭了?”

王建国说:“没有!我是个有道德的人!我只是想取一个笔名。”

夏天一贯酷爱调侃,一听这话就来劲了:“好啊好啊,挺

一支筆小說精粹





会耍派头嘛。沫若还是茅盾？”

王建国说：“你这小子！只是我的本名容易让人误解。我们新中国是一九四九年建国的，可我是一九六五年才出生的，我为什么要叫建国？”

夏天说：“是啊，你为什么叫这么个文不对题的名字？一九六五年我们的祖国在忙什么？我们得研究一下。”

王建国今天没事。今天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去医院了，他们要对住院的领导们致以国庆节的慰问，王建国独自留守办公室。王建国今天双喜临门：一个香港老板将慕名而来，他的文章将要在《热点》变成铅字，他非常非常高兴。王建国喜欢夏天。夏天像一只质地优良的足球，弹性十足，永远跳跃。王建国尤其喜欢夏天说“我们得研究一下”，夏天一这么说，他就会陷入对某个问题非常认真的研究之中而忘掉一切包括与姑娘的约会。

难得撞上夏天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夏天这个人漫游在太空。无事的周五下午，一个人的办公室，喜悦而又爽朗的心情，王建国乐意与夏天研究到明天——最后研究出一个称心如意的笔名。

王建国用脚勾过一只办公椅，坐下。

王建国说：“是得研究研究，一九六五年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我的父母为什么要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居然宁愿让历史倒退，当我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但是夏天，我得提醒你，你老兄一九七〇年才出生，你知道些什么？”

夏天说：“哈，哈哈！历史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现在我们要让倒退的历史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建国你有纸和笔吗？让我们从一九六五年的第一个月



她该问为什么了，他就告诉她说为了事业。男人应该趁年轻多干点事情。她会问这四天你要干什么？他就概略地告诉她：看看书，写点东西，会会朋友。他不会告诉她太具体的事，以免一个女人们对她的男人抱太大的幻想。一个好男人应该在女人面前展现结果而不是过程。

可是罗霞根本没问王建国为什么不去，而完全是一副遭了灭顶之灾的样子，绝望得两眼发直。她咬牙切齿他说：“我们单位替我们把房间都订好了！我最好的三个朋友的丈夫都去！大家是因为你去才带了丈夫的。茹梦的丈夫是一个大老板，做飞机生意的亿万富翁，他该有多忙？可人家都给我面子。你倒好，好得很，轻轻一句：我不能去了。”

即刘·便不能去也应该早一点儿说呀！“罗霞扭过脸面对墙壁，踢了一脚，说：”他妈的这算什么事儿！“

王建国的思路统统被打乱了。他的话给闷在肚子里，一句都讲不出来。他也想踢点什么或者摔点什么，但他既不愿意效仿罗霞踢墙壁一时也拿不准摔什么东西合适。只得愣愣地坐着。

电话铃突然响了。铃声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两人一对视便立刻掉开自己的眼睛，都看着电话机。起初两人谁也不动，都怕接到的是对方的电话，可当铃声响到接进六十秒的时候，大家又都怕误了自己的重要电话，王建国罗霞不约而同去抢话筒。罗霞更敏捷，她抓住了话筒。她很克制地把声音控制在正常的状态，说：“喂。”是她的朋友茹梦。罗霞一下子抛掉了伪装。她哭腔哭调他说：“他不能去了。”

茹梦说：“为什么？”

罗霞说：“他死了！”

之后反手将门狠狠地一摔，忿忿道：“他妈的德性！”

王建国在外面走到后来感觉累了，也有点饿，他便到路边的大排档坐下，要了一瓶啤酒一碟花生米一盘爆鸭杂。王建国本来只打算吃一份砂锅牛肉米粉的。大排档的摊主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少妇。王建国在路边只把眼睛往排档上一扫，少妇就迎了上来，热情万分他说：“秋夜夜寒，喝点酒，吃点热菜，忘掉烦恼好睡觉，怎么样？我冒昧了！”

这少妇浓妆，瘦脸，额前的头发吹了个僵硬的坡度，衣服花里胡哨，沾满油迹。王建国最初一看很不入眼，可把她这句话一听，不入眼的地方顿时可以忽略不计了。除了砂锅牛肉米粉之外，王建国欣然接受了少妇的建议，那就喝点酒吧。

凌晨一点，王建国回到家里。

王建国轻手轻脚地用钥匙打开家门，没有开灯。可是，当他从卫生间洗漱了出来，房间里的灯亮了。罗霞没有睡，端端正正坐在床上。王建国颇感意外，罗霞却向他启齿一笑。王建国说：“你怎么还不睡呢？”

罗霞温柔他说：“等你。”

王建国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他背过身子去脱衣服，装作没听见。

罗霞说：“一个叫何顺卿的香港老板来电话了。说他明天上午九点的飞机，从香港到武汉，大约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他还说他因为生意上的事，临时改变了日程，请你替他事先在饭店订一个房间，还请你去机场接他。他说他一下飞机就要与你谈生意，希望你有所准备。”

王建国说：“好的。知道了。”

罗霞说：“还生人家的气呀？对不起了。我道歉还不行





云,他感到他更替连展鹏难受:连展鹏将来以何面目见他王建国?

11

紅杏

关上房门关上窗,尽管秋阳是金色的,秋风非常香,但城市是灰色的,地上垃圾滚滚。关上一切,与浊世隔绝,王建国要写作了。

王建国要写作了。一杯浓茶。一盒香烟。贴一纸条幅在书柜上,是:清风醒病骨,快雨破烦心。贴了一纸座右铭在书桌上方,是:难得糊涂。书桌上铺开稿纸,摆开文房四宝,他当然不是使用毛笔,他只是要个文化气氛。把罗霞的脂粉气和连展鹏、何顺卿的俗气文化文化。费好大一番功夫营造了一个小环境,王建国叼着烟转个身子看一看,噗哧一声笑起来。一股滥雅的夫子气。可是,躲在家里玩一玩滥雅又何妨?好些个文人还用这一套公开糊弄人呢,那才是误人子弟!得,不要这样,不要文人相轻。你要写作了你就是个作家了。不要文人相轻。不要嫉妒别人。你喜欢萝卜,他还喜欢青菜呢。有卖的就会有买的。世界这么大,你有胃口还没有这么大的肚子。做自己的事吧。新的时代,重要的是完善自己的人格——夏天说的,夏天编了一本《夏天语录》,夏天这小子说得不错。王建国要写作了。

题目是《论连锁形式的起源、发展、渗透及在中国的萌芽和前景》。

王建国将自己的文章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的过程中禁不住几次拍案叫绝。夏天要他删掉一千余字,他真是难以

割舍。现在的杂志居然仅仅因为版面的原因,就要作者删字,这简直是黑色幽默。办杂志就是给人看的,你以为人们是需要好文章呢?还是需要每期堆积更多的文字垃圾?谁是杂志的上帝?当然是读者!这是简单明了的道理。现在社会情况一复杂,许多简单明了的道理反而被人们忽略了。

王建国离开书桌去呼了一把夏天。夏天没有回话。在夏天没有回话的情况下,王建国考虑了一会儿,决定不仅不删字,而且要充实。他要使这篇文章更加丰满,完善,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到时候,夏天主编,向王建国欢呼吧。

开始工作的一个多小时是顺畅而美丽的。一个多小时之后,王建国老要上厕所。尿意频频袭来,反复打断他的思路,如此三番五次之后,午饭时间又到了。王建国本来可以忍住饥饿不吃饭的,可恼的是他所居住的整栋楼房都在烹炒煎炸,各种食物的美妙气味渗透了他的房间。后来他想,现在他忍住不吃,呆一会儿还不是要吃吗?人总是不能不吃饭,而吃饭总是需要时间的。王建国这么一想,就吃饭去了。吃饱之后回到书房,点上一支烟,不免检讨了一番自己一会儿吃一会儿拉的举止,终于他发现,人这种血肉之躯,真难免俗。真难免俗啊!

王建国扪心自问:我到底是一个有志青年?还是一个俗人?

一眨眼,假期已经过去了一半,王建国一事无成。连展鹏这个狗杂种!省委机关的处长该骂人的时候还是会骂人的。现在只剩一天半的时间了。人生真他妈短促。王建国再不抓紧时间就完蛋了。

王建国做了一个计划:去买几袋方便面。少喝一点茶。





事难不倒共产党员。非常奇怪,江青创造革命京剧样板戏的时候,王建国还睡在襁褓里。但他现在就是喜欢八个样板戏。

关键的时候他经常唱几句用以调整情绪。

王建国脸上带着使他显得滑稽的油墨回到书房。他已经冷静。他决定使用钢笔。但是钢笔的使用也不顺利。一写,发现墨水的颜色不对。他的稿子是用碳素墨水写的,而他的钢笔里是纯蓝墨水。王建国举着自己的钢笔反复端详,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贯使用碳素墨水。碳素墨水写的字水浸日晒都不褪色。王建国很早就有意识地在保存他所写的一切文字。并且碳素墨水便于复印。同样,王建国所写的一切,他都是要复印的,他保留着自己的全部手稿。将来他会使用电脑写作,将来大家都有可能使用电脑写作,那么将来的手稿是多么珍贵。基于他下意识里的这一切思想活动,王建国从来不用纯蓝墨水。

那么,现在他的钢笔里的纯蓝墨水从何而来?

罗霞。王建国想,只能是罗霞了。这个家里只有他和罗霞两个人。然而,据王建国对罗霞的了解,她已经多年不用钢笔了。罗霞的单位早在五年前就开始使用电脑。罗霞使用电脑之后便不再愿意用笔写字。一不用笔,不几天她的钢笔就掉了。她的钢笔是一支派克金笔,是王建国送给她的定情礼物。罗霞在与王建国谈恋爱的时候是多么热爱学习啊!当王建国带她到商场要送她礼物时,她傲然地走过了首饰柜、服装柜和化妆品柜,在文具柜停下了她可爱的脚步。当然,王建国并不认为罗霞在伪装,罗霞是在变化。一个女人如果总是停留在文具柜,那她也是有病的。且不说这些,问